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八十七回 賣風情陌路遇蕭郎 感華年高樓圓好夢

只說章秋谷被那兩位太史公留著吃了晚飯，忽然想起賁春樹約他在阿娟那邊吃酒，便苦苦的辭了出來，兩位太史公留他不住，只得由他。章秋谷大踏步走將出來，出了撫署頭門，恨不得一步就跨到賁春樹寓所。一路慌慌張張的走過來，到了道前街，想著抄小路走近些，便回過頭來抄入南面一條巷內。這個時候已經八點多鐘，路上□分黑暗，章秋谷心中性急，便不顧好走不好走，低著頭，放開腳步飛一般的向前直衝。猛然聽得對面馬蹄聲響，耳邊有個人吆喝一聲，章秋谷抬起頭來，不覺大吃一驚。只見對面一個人騎著一匹快馬，也是飛一般的直衝過來，那馬把頭一昂，早已碰著章秋谷的肩項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章秋谷躲避不及，退讓不來，這個騎馬的人一時又收勒不住，這匹馬正在放開四蹄，騰雲駕霧的一般向前跑去，那裡收得住。眼看著□分危險，兩下都急出一身冷汗來。好個章秋谷，真是「忙者不會，會者不忙」，把身體往後一仰，伸出右手來霍地把馬口內的嚼環揪住，輕輕的一個轉身，早已轉到馬頭的左道，把手內的嚼環用力一凝，那馬便停住四蹄，屹然不動。秋谷睜開雙眼看那馬上的人時，只見也是一個二□多歲的少年，穿著一身時式的衣服，面上顯著一付油滑樣兒。秋谷伸過左手，抓住他的衣服往下一拉，這個少年身體一歪，坐不住鞍韉，撲的跌下馬來。秋谷正要罵他幾句，忽聽得對面一家人家的門內，發出一種輕清婉妙的聲音，低低的一聲「好」。

章秋谷聽了這一聲脆生嬌生滴滴的聲音，好似那乳燕呢喃，春鶯宛轉，不由得心中一動。閃過眼光往對面仔仔細細的看時，恰好這個地方有一個路燈閃閃爍爍的照著，只見門內立著一個二□餘歲的女子，朱唇半啟，香輔微開，眼波瑩瑩的正對著秋谷細看，卻生得不長不短的身材，不瘦不肥的態度，雲鬢寶髻，皓腕纖腰，潤臉呈花，圓姿替月。比趙家之飛燕，宜喜宜嗔；方洛浦之靈妃，傾城傾國。掩著半個臉兒，立在門內，後面還立著一個□三四歲的丫鬟。

章秋谷不看猶可，一看了這個女子的樣兒，覺得眼光一閃，好似一道電光射將過來，閃閃爍爍的耀得眼光都有些模糊起來。一時間章秋谷的眼睛裡頭，好像有□百千萬個美人的影兒，前後左右的耀著他的視線，登時一個心上七上八下的在腔子裡頭亂跳，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感從心窩裡頭髮越出來，把那方才的一團烈火都不知化到那裡去了。只得勉強定一定神，對著那騎馬的人正色說道：「你跑馬有跑馬的地方，怎麼跑到這個地方來？馬項上又不帶響鈴，就是這樣的橫衝直撞，你難道不懂規矩的麼？今天幸而遇見了我，沒有受傷；要是撞著了別人，那裡有這般急智？鬧了人命出來，你又怎麼樣呢？」秋谷口中雖然在那裡和人說話，一雙眼睛卻不住的望著門內溜過來。那女子見了，知道秋谷已經有意，對著章秋谷低鬟一笑，飛了秋谷一個眼風，卻故意別轉頭去，舉起一雙纖手把頭上這雲鬟慢慢的整理一番。

這個時候，章秋谷心中的快活，在下做書的也形容他不出來，只覺得心花怒開，心窩奇癢，渾身的四肢百體無一處不暢快，四萬八千毛孔無一孔不熨貼。比那寒士登科，窮人暴富，覺得還要快活些兒，那裡還顧得和那騎馬的人說話。

那騎馬的人在旁邊看了這個情形，也覺得□分好笑，便對著章秋谷說道：「我的馬上雖然沒有響鈴，你的走路卻也太慌迫了些，我們兩下都有不是，也不必再去提他。」依著這個騎馬的人的意思，無故被章秋谷在馬上揪了一交，心上好生不伏，還要想和他理論幾句，但看著章秋谷這樣的身材靈便，手腳玲瓏，曉得他一定是個精通拳棒的慣家，便也不敢去惹他。說了這幾句話兒，便不問情由，騰身上馬，把韉繩一拎，這馬放開四蹄向前便走，口中高聲說道：「得罪，得罪！我要先走了。」

今天這一撞倒便宜了你，你一個人在這裡弔膀子罷！」

章秋谷心上糊裡糊塗的也不知這個騎馬的人和他說的是些什麼話兒，只呆呆的看著那門內這女子，兩下眉來眼去，賣弄風情。直至那騎馬的人上馬走了，說了幾句取笑他的話兒，方才抬起頭來看時，聽得馬蹄得得，只看見一個影兒早已走了一大段路。秋谷自己也覺得心中好笑，只見那門內的女子也用手帕掩著櫻唇，對著他嫣然巧笑。章秋谷到了這個時候，知道大事將成，心上要想一個和他說話的法兒，卻一時想不出來。只見那女子對著秋谷靦腆露，媚眼橫斜，舉起手來做了一個手勢。章秋谷猛然心生一計，竟大踏步進門來，對著那女子笑道：「對不起，請問一聲，剛才我不見了一點兒小東西，給那馬平空的一衝，不知落到那裡去了，可好容我在這裡找一找麼？」說著便搶步過去，深深的一拱到地。那女子也不回禮，只微微一笑背轉臉去，紅上桃腮，春生寶髻，口中說道：「這個不妨，只顧請便就是了。」

那丫鬟在背後插口說道：「倒客氣得很。」那女子舉起手來，輕輕的打了丫鬟一下道：「不話多說。」章秋谷見了這般模樣，便故意蹲下身去，兩手在地上亂摸，漸漸的一步一步直接過來，一直摸到那女子的腳下。章秋谷趁勢撩起他的裙來，把一隻左手在他腳上碰了一下，那女子格的一笑，口中說道：「在這個地方規矩些兒，不要這般嘍喏。」秋谷也笑道：「在這個地方要規矩些兒，在什麼地方就可以不規矩呢？」那女子聽了一言不發，瞪了秋谷一個白眼，回轉身來往裡便走。章秋谷到了這個時候色膽如天，竟是不分好歹，跟在女子的後面闖將進去。那女子雖然覺得章秋谷跟在他的後面，卻頭也不回，帶著丫鬟一直的走進去。章秋谷跟進門內，仔細看時，原來不是大門，好像人家的後門的樣兒。那女子放輕了腳步走過一層院子，轉一個彎便是一個扶梯。那女子走上扶梯，秋谷大著膽子也跟上去。

到了樓上，章秋谷舉目看時，見是一並三間的屋子，上首一間垂著門簾。那女子掀開門簾走了進去，章秋谷也走進來，又是深深一躬。那女子到了這個時候，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低著頭還了個萬福，背著保險燈遠遠的坐下。秋谷到了房內，先看屋內的樣兒。只見一張楠木大牀朝外擺著，不多的幾張桌椅，疏疏落落的排著。梳妝台上卻排著幾部小書、筆硯瓶花，位置得□分濟楚。上首一帶略略的有幾件箱籠陳設。當門排著一張小小的條桌，上面還擺兩盆梅花，疏影橫斜，暗香駘蕩。襯著這個燈下的美人，名花傾國，相映生輝。

章秋谷到了這個時候，覺得一個身體有些虛飄飄的樣兒，如入天台，如登仙府，便不分好歹，走過去拉了他的纖手，拉他立起身來，向燈下並肩立著。再從頭至腳的看時，只見他頭上低低的挽著一個髻兒，插著不多的幾件簪飾，穿一件蜜色皮襖，襯一條玄緞長裙，一雙尖尖瘦瘦的金蓮，一捻凌波纖不容握，穿著一雙寶藍繡花的弓鞋，都麗非常，丰神絕世。真個是說不盡的千般婀娜，寫不出這萬種風流。章秋谷見他羞怯怯的低著頭不肯開口，便先問他的名姓，方才知道他姓楚，小字叫做芳蘭。秋谷自己也通了名姓，嘲他又打一拱道：「我章秋谷的一雙眼睛閱人多矣，從沒有遇見你這樣的一個人，真是天上神仙，人間珠玉。」芳蘭聽得秋谷這樣的贊他，便回眸一笑，對著秋谷低低的說道：「你不要只管打拱作揖的做這許多怪相，人家要說你是癡子的。」秋谷緊緊的一把攙住了他的手，覺得兜羅一握，入手如綿，口中還對他說道：「別人叫我癡子，我一定的不答應，惟有你就是叫我癡子，我也很高興的，還恐怕我沒有這般的福分呢！」

正說著，忽聽得下面人聲喧嚷起來，好像有三五人的腳步聲音望著樓下直走進來。章秋谷吃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只認著又是什麼仙人跳，有意誘他進去的，便推開了芳蘭的手，揎拳擲袖的，要想打下樓來。芳蘭一把把他拉住道：「不要緊，你不用著急，這是我父親在外面回來，他們都不到這間房裡的，你只坐在這裡，不要聲張就是了。」秋谷聽了他的話兒，便悄沒聲兒的坐在那裡，不敢開口，心上卻還狠有些兒疑惑，側著耳朵往下面聽時，果然聽得下面的人喧嚷了一回，卻沒有一個人上來。只聽得有人說道：「老爺回來了，給老爺預備點心。」聽得有個人答應一聲，又聽得有個人叫「來，來」的聲音，又有幾個人答應「嗬」的聲音。鬧了一回，漸漸的沒有聲息，章秋谷方才放下了心，暗想這個樣兒，一定是個本省的候補官，所以有這般勢派，但是他女兒為什麼又是這樣呢？想著便問著芳蘭道：「方才回來的可是令尊麼？」芳蘭點一點頭，秋谷道：「你們令尊是什麼班次？想來是這裡蘇州的候補人員了。」不料章秋谷一句話兒剛剛出口，芳蘭早急地變了臉兒煩惱起來，一霎時粉面生紅，蛾眉緊蹙，對著秋谷把手搖了兩搖，默然不語，眼波溶溶的好好像要流下淚來。秋谷見了他這般模樣，便也不好再去問他，兩個人默然相對。

秋谷又放出眼力，細細的注視他的面龐，只見他雖然皓齒明眸，雪膚花貌，卻眉目之間明顯著有一段牢騷，□分幽怨，好像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。暗想方才問他父親是什麼功名，便頓時心上這般不高興起來，一定有什麼說不出的心事，等會兒待我來把他好好的盤問一番，看他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情。想到這個地方，覺得芳蘭這般模樣狠有些兒可憐，更兼見他含情帶恨，脈脈無言，眼眶中擎著兩行珠淚，好似那風吹楊柳，雨打芙蓉，便深深款款的安慰了一番。正是：

三生慧業，一見傾心；劉郎之豐度依然，鳳女之深情如許。珠釵暗墮，春融翡翠之衾；寶髻宵慵，香暖珊瑚之枕。

有分教：

巫雲楚雨，□年小杜之狂；玉軟香溫，一枕高唐之夢。

要知後如何，請聽下回，便知分解。